



王禹偁 『白体诗』研究

秦 蓁 李碧凝 肖田田◎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王禹偁 『白体诗』研究

秦 蓁 李碧凝 肖田田◎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 蓉
责任校对:罗永平
封面设计:胜翔设计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禹偁“白体诗”研究 / 秦蓁, 李碧凝, 肖田田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8. 8
ISBN 978-7-5690-2273-5

I. ①王… II. ①秦… ②李… ③肖… III. ①王禹偁
(954—1000) —诗歌研究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94622 号

书名 王禹偁“白体诗”研究
Wangyucheng “Baitishi” Yanjiu

著 者	秦 蓁 李碧凝 肖田田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90-2273-5
印 刷	成都市新都华兴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5.375
字 数	143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 (028)85408408 / (028)85401670 /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 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 <http://www.scupress.net>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关于选题	(1)
第二节 本书的结构	(4)
第一章 宋初“白体诗”的界定及其形成演变的过程	(7)
第一节 宋初“白体诗”的界定和概况	(8)
第二节 “白体诗”的形成演变过程	(12)
第二章 宋初“白体诗”的整体风格特点及代表诗人	(25)
第一节 宋初“白体诗”的风格及形成的社会原因	(25)
第二节 太平宰相的平夷雅正——代表诗人之李昉	(29)
第三节 南唐旧臣的隐忍内敛——代表诗人之徐铉	(34)
第四节 独善之士的逍遥任运——代表诗人之晁迥	(39)
第五节 耿介儒者的刚健振作——代表诗人之王禹偁	(42)
第三章 王禹偁对白居易诗歌的继承和超越	(49)
第一节 王禹偁对白居易诗歌主题的继承和超越	(50)
第二节 王禹偁对白居易诗歌类别的继承和超越	(79)
第三节 王禹偁“诗效杜子美”及走向“宋调”	(110)

第四章 王禹偁“白体诗”的表现手法与艺术风格·····	(124)
第一节 炼饰字句·····	(124)
第二节 对仗对偶·····	(132)
第三节 使事用典·····	(138)
第四节 赋笔铺陈·····	(146)
第五节 比兴寄托·····	(148)
第六节 比喻和对比·····	(151)
第七节 语言风格·····	(156)
结 语·····	(159)
参考文献·····	(162)

绪 论

在宋初作家里，王禹偁无疑是成就较大的一位，他诗、文皆工，并发北宋诗文革新之先声，在初宋文坛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王禹偁逐渐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半个多世纪以来，陆续有一些扎实的研究成果问世，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他的生平，他在宋初诗坛的地位，他的文论，他的谪居诗歌创作，他与宋初诗风的关系等方面。相关研究虽然也视角广泛，但是并非每个角度、每个方面都已详尽完备，毫无深入的空间。特别是对王禹偁作为宋初诗风中“白体诗”的重要代表诗人的相关内容，还只有零星、分散的论述和研究，在这一尚未被深入开垦的领域做系统而全面的挖掘将大有可为，也极富意义。因此，笔者选定本题作为研究对象。

第一节 关于选题

一、选题的意义

宋初诗坛风靡了近半个世纪的“白体诗”有着上承晚唐五代诗歌，下启西昆体、晚唐体诗歌的过渡特色。王禹偁是“白体诗”的重要代表诗人，他的诗歌创作有着“白体诗”诗人的共同

特点,但是由于个人遭遇的坎坷和性格的刚直强烈,他的诗歌又超越流俗,遥启北宋诗文革新的先河。因此,对王禹偁和“白体诗”的研究,既有利于全面了解宋初“白体诗”的情况和特点,又能由诗人诗歌的个性特点联系欧、苏的诗文革新运动,这是本书撰写第一方面的意义。

对于王禹偁与“白体诗”的研究,以往的成果有两方面的不足:第一,大多数的研究者对于王禹偁的“白体诗”创作都是一种综合归纳式的叙述,一涉及王禹偁“白体”诗歌的具体情况就语焉不详;第二,有少部分的研究者虽然已经注意用王禹偁的诗歌作品来与白居易诗歌进行对比研究,但总是偏重于用王禹偁诗歌中那些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诗歌来与白居易的“讽谕诗”相对照,由此标举王禹偁是现实主义诗人,其实是夸大了王禹偁作品中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的作用,也犯了以部分代表整体的错误,拔高了诗人的地位。本书则摒除了这些观点的不良影响,以王禹偁的诗歌文本为基础,在认真地阅读其全部诗歌的前提下,将它与白居易的诗歌进行对比研究,还原王禹偁“白体诗”的真实面貌,既不夸大其反映民风、揭露现实的诗歌的意义,也不回避王禹偁曾写作唱和诗、继承白居易的闲适诗和感伤诗的事实,从而对王禹偁的“白体诗”创作做出更为系统全面的研究,对他的文学地位做出更为客观的评价。同时,笔者细读文本,对王禹偁的诗歌创作手法和艺术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以往研究者偏重于考证式研究的倾向,使古代文学的研究更像是“文学”的研究。这是撰写本书的第二方面的意义,也是著作的创新点。

二、本题的研究现状

由于对王禹偁的整体研究本就不充分,所以对王禹偁与宋初“白体诗”的相关研究也显薄弱。文学史或研究宋代文学概况和

流变类著作中对“白体诗”及其代表诗人的王禹偁有零星的论述，内容相当概括。相关的专著尚付阙如，主要是以单篇的论文的形式为研究载体，这些论文以如下的形式展开：

(1) 论述宋初诗风的整体状况或“白体”诗风的论文中将王禹偁作为“白体诗”的代表诗人而提及，这样的论文如尹弘恭《论宋初的主要诗风》^①、张海鸥《宋初诗坛“白体”辨》^②、陆德海《白体诗派新探》^③、白敦仁《宋初诗坛及“三体”》^④；

(2) 在研究王禹偁的生平、诗文成就或其他方面的论文中包括一部分学习白居易体诗歌的特点和情况，这样的论文如金启华《论王禹偁的诗文》^⑤、墨铸《王禹偁略论》^⑥、范永锋《王禹偁贬谪心态及其影响下的诗歌创作》^⑦；

(3) 专以王禹偁和宋初诗风为考察对象或专论王禹偁与白居易的师承关系的论文，如陈植锽《试论王禹偁与宋初诗风》^⑧、陆德海《从“放达”到“纵横”——论王禹偁对白居易诗的超越》^⑨、王延梯《本与乐天为后进——王禹偁与白居易的师承关

① 尹弘恭：《论宋初的主要诗风》，《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2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 张海鸥：《宋初诗坛“白体”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③ 陆德海：《白体诗派新探》，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4月。

④ 白敦仁：《宋初诗坛及“三体”》，《文学遗产》，1986年，第3期。

⑤ 金启华：《论王禹偁的诗文》，《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2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⑥ 墨铸：《王禹偁略论》，《东岳论丛》，1982年，第5期。

⑦ 范永锋：《王禹偁贬谪心态及其影响下的诗歌创作》，宁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4月。

⑧ 陈植锽：《试论王禹偁与宋初诗风》，《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⑨ 陆德海：《从“放达”到“纵横”——论王禹偁对白居易诗的超越》，《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系》^①、刘晓光《试论王禹偁对白居易的继承关系》^②。

上述的(1)-(2)两种形式的研究由于只是附带性地对“白体诗”和王禹偁进行论述,因此既无体系,也欠深入。而(3)的研究方式比较接近本题,已经将研究推进到把王禹偁诗歌与白居易诗歌相比较的程度,看到了王禹偁对白居易诗歌的继承和超越,远非前两种的泛泛而谈可比。尤其是陆文,突破了王文和刘文的只偏重王禹偁对白居易讽谕精神的继承,而深入王禹偁的人格精神:正是诗人傲岸贞刚的个性,使得他所有的诗歌都有一种“纵横”的内在精神。但是因篇幅所限,文章难以对王禹偁的诗歌展开分析讨论,故缺乏具体分析和全面观照。值得一提的是陈植锷的《试论王禹偁与宋初诗风》一文,堪称相关研究的力作。文章通过重点论述王禹偁的诗歌创作,具体地分析了宋初诗风的总体情况。文章指出宋初“白体诗”的内涵,并不回避王禹偁前期也大量写作唱和诗的事实,对王禹偁“白体诗”情况的探讨比较细致全面,还涉及王禹偁诗学杜甫的内容,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更为全面的视角。但是,陈文在王禹偁继承白居易诗的方面,还是未能跳出以王禹偁学习白居易的“讽谕诗”来代表其学白的全部的局囿,没有系统地挖掘王禹偁学白的情况,为笔者留下了深入拓展的空间。

第二节 本书的结构

为了凸显选题的意义,将本题的研究状况向前推进,笔者将

① 王延梯:《本与乐天为后进——王禹偁与白居易的师承关系》,《菏泽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

② 刘晓光:《试论王禹偁对白居易的继承关系》,《北京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

会围绕王禹偁诗歌文本的阅读，多角度全面梳理王禹偁对白居易诗歌的继承和超越。因此，本书主体部分共分四个大的章节，对结构作如下具体安排：

本书题目是《王禹偁“白体诗”研究》，除重点研究王禹偁之外，对宋初诗坛“白体诗”方方面面的状况也做了足够的讨论，第一章和第二章承担的正是宋初“白体诗”情况介绍的任务。

第一章：宋初“白体诗”的界定及其形成演变的过程。本章在首先界定了宋初“白体诗”的内涵之后，以三个小节来分析宋初诗坛“白体诗”的特点及其所经过的三个阶段的流变。这是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角度来探讨的。

第二章：宋初“白体诗”的整体风格特点及代表诗人。宋初的“白体”诗歌有着共同的风格特点，本章的第一节就从当时的社会状况的角度出发，分析“白体诗”特点的形成原因，从而与第一章的文学自身规律的角度相对应。为了进一步分析“白体诗”，笔者选取了四位情况不同的“白体诗”代表诗人，并以其诗歌的简洁分析来全方位论述宋初“白体诗”的风格特点。

从第三章开始，本书转入对王禹偁诗歌的具体而细微的分析梳理，系统整理王禹偁对白居易诗歌的较为全面的继承和一定程度的超越。

第三章：王禹偁对白居易诗歌的继承和超越。历来的研究多是在具体地论述王禹偁继承白居易诗歌方面的不足，在这一章里，笔者将全方位、多角度地对照比较分析王禹偁诗歌与白居易诗歌的关系。本章分为两节，分别从诗歌主体和类型两方面入手，“横看成岭侧成峰”^①，全面地揭示王禹偁和白居易的诗歌继

^①（宋）苏轼：《题西林壁》，（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19页。

承关系。从这样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王禹偁所谓学白居易“讽谕诗”的作品虽然很重要，但是绝不是他学白的全部，其讽谕之作在数量上也不占优势。

第四章：王禹偁“白体诗”的表现手法与艺术风格。王禹偁诗学白居易，虽在艺术和表现手法方面有所承袭，但更多的是结合自己的特点和创作习惯进行创作。在本章里，笔者分别从诗歌的炼饰字句、对仗对偶、使事用典、艺术手法和语言风格的角度去详尽地观照王禹偁诗歌的艺术风格。这一章的研究内容，也是以往的研究所不曾涉及的新领域，并深富文学研究的意味。

第一章 宋初“白体诗”的界定 及其形成演变的过程

北宋初期诗坛流行着“宗白”的风气。关于宋初诗风，宋末元初的诗方回在《送罗寿可诗序》中提出：

宋划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白体如李中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汉谋；昆体则有杨、刘《西昆集》传世，二宋、张乖崖、钱僖公、丁崖州皆是；晚唐体则九僧最逼真，寇莱公、鲁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道遥、赵清献之父，凡数十家。深涵茂育，气极势盛。^①

从这段话至少可以知道，宋初诗坛是以白体、西昆体和晚唐体为主导的，只是这三种诗体是同时并存还是其风行有时间上的先后，还有待进一步证明。

北宋蔡居厚《蔡宽夫诗话》的“宋初诗风”条指出：“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祥符、天禧之间，杨文公、刘中山、钱思公专喜李义山，故昆体之作，翕然一变。”^② 欧阳修《六一诗话》关于“昆体”：“盖自杨、

①（元）方回：《送罗寿可诗序》，《桐江续集》卷三十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62页。

②（宋）蔡居厚：《蔡宽夫诗话》，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98页。

刘唱和,《西昆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谓‘西昆体’。”^① 据此推测西昆体的流行,乃是在《西昆酬唱集》刊行之后。而西昆结集是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其时,白体代表诗人中年岁较小的王禹偁都已经去世七年,由此可以肯定西昆体的流行当在白体之后。过去有很多文学史研究者把白体诗的重要诗人王禹偁描述为似乎是有意识与西昆体对抗的诗人,如清人吴之振等《宋诗钞》作过这样的评价:“是时西昆之体方盛,元之独开有宋风气,于是欧阳文忠得以承流接响。”^② 可见他不仅犯了年代颠倒的错误,而且对宋初文坛的具体情况模糊不清。对于晚唐体,据陆游《跋林和靖帖》说:“祥符、天禧间,士之风节、文学名天下者,陕郊魏仲先、钱塘林君复二人,又皆工于诗。方是时,天子修封禅、告太平,有二人在,天下麟凤芝草,不足言矣。”^③ 再考察晚唐体的代表诗人生卒年可知,晚唐体的盛行时间大约相当于西昆体时期。由此可知,所谓西昆体和晚唐体的繁盛,均在真宗一朝,而在他们之前风靡了近半个世纪(包括太祖、太宗两朝)的诗风,则是以当时的文坛巨子李昉、徐铉以及后起之秀王禹偁为代表的白居易体。

第一节 宋初“白体诗”的界定和概况

北宋立国后,白体诗大为流行,并在太宗朝达到鼎盛。主盟

① (宋)欧阳修:《六一诗话》,《历代诗话》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66页。

② (清)吴之振:《宋诗钞》第一册,《王禹偁小畜集钞》,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页。

③ (宋)陆游:《跋林和靖帖》,《渭南文集》卷三十,《陆游集》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274页。

文坛的李昉“诗务浅切，效白乐天体”^①。《续资治通鉴长编》也说他“为文章慕白居易，尤浅近易晓”^②。欧阳修《六一诗话》载：“陈舍人从易，当时文方盛之际……其诗多类白乐天。”^③田锡《览韩渥郑谷诗因呈太素》诗云：“顺熟合依元白体，清新堪拟郑韩吟。”^④可以见出他的倾向。甚至后来西昆体、晚唐体的诗人如杨亿、舒雅、张咏、魏野等，早年都曾学“白体”。杨亿写过《读史学白体》，司马光《温公续诗话》称魏野：“其诗效白乐天体。”^⑤白体诗在宋初诗坛之风靡、之影响可见一斑。

然而宋初士大夫所宗的白居易体，却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白体”不同。今天我们一提起白居易的诗，一般着眼的是他前期所创作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⑥的讽谕诗，把他视作所谓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代表。但是宋初文人所欣赏和仿效的“白体”，恰恰是那属对工巧、“吟玩性情”的杂律诗与唱和诗。

北宋初年的主要诗人都写作过大量的依声和韵的唱酬诗什，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当属主盟文坛的朝廷重臣李昉。李昉字明远，深州饶阳人，后周翰林学士。李昉在后周时文名就极盛，是名重一时的宿儒，入宋后颇为太祖、太宗所倚重，曾两度拜相，又奉敕主持编撰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几部大型类书，在政治、文化、文学等方面都居于重要的地位。李昉颇慕白乐天体，关于其唱和诗歌的情况，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一

①（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页。

②（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28页。

③（宋）欧阳修：《六一诗话》，《历代诗话》上册，前引书，第266页。

④（宋）田锡：《览韩渥郑谷诗因呈太素》，《咸平集》卷十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5册，前引书，第447页。

⑤（宋）司马光：《温公续诗话》，《历代诗话》上册，前引书，第276页。

⑥（唐）白居易：《寄唐生》，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页。

有这样的记载：“昉诗务浅切，效白乐天体，晚年与参政李公至为唱和友，而李公诗格亦相类，今世传《二李唱和集》是也。”^①而李昉在《二李唱和集》的自序中也说：“昔乐天、梦得有《刘白唱和集》，流布海内，为不朽之盛事。今之此诗，安知异日不为人之传写乎？”^②他赞颂刘、白的唱和诗，也以自己的唱和诗比拟刘、白的唱和诗，有心效仿而使自己的诗流布海内，也成为不朽之盛事。他和李至相互唱和的行为，颇能说明在唱酬状态下诗人的心态。

二李晚年都身居台阁，位极人臣，但却是悠闲任上，居事常简。先是李至仿白居易的“何处难忘酒”诗而成“蓬莱多余暇”诗十首。李昉得了这十首诗，称赞它们调高情逸，篇篇绝伦，于是以“秘阁清虚地”为首句和了五首。李至得了他这五首，则以“吾家何所有”为首句再和了五首。李昉则以“地僻尘埃少”为首句又和了五首，并在序文中说：

侍郎吟思愈清，逸才无敌，唱弥高而和弥寡。我已竭而彼转盈，欲罢不能，盖彰其余刃，知难而退，甘竖于降旗五章，强振于芟音三鼓。那成于勇气，暂希解甲，少遂息肩，庶重振其懦兵，愿别当其坚阵。此时胜负，期一决焉。^③

他用了曲高和寡及一鼓作气的典故来表明自己面对具有无敌逸才的李至是怎样的力不从心，以及认输后却想再次以诗较短长的想法。李至见状，以“朱门多好景”为首句又再和五首。李昉读了李至的新和诗以后，以“老去心何用”为首句第三次和了五

①（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一，前引书，第3页。

②（宋）李昉：《〈二李唱和集〉序》，《全宋文》第三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页。

③（宋）李昉：《二李唱和集》，《全宋诗》第一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8页。

首。二人你来我往，乐此不疲，意兴盎然，沉浸在这文字游戏里，而心态是满足和闲适的。

徐铉是当时另一位文坛宗匠，他在南唐的时候就热衷于唱和诗，其诗集中不少以“和”“寄赠”“依韵”为题的应和之作。南唐后主降宋后，已经六十岁的徐铉随主人宋。宋朝的君臣唱和之风比南唐更盛，徐铉作为台阁文魁之一，自然是主要参与者。他写了不少奉和御制之作，如《奉和御制棋二首》《奉和御制雪》《奉和御制寒食十韵》《冬至日奉和御制》等，深富怡情娱性的意味。与朋友之间也多唱和赠答诗，比起奉和之作更见朋友间的情谊。

李昉和徐铉，一个是北方士林的巨子，一个是江南文苑的泰斗，宋初诗坛在这两位巨擘的带领下，唱和诗风大盛，“白体诗”垄断了整个文坛。诗人们竞相唱和并编辑唱和集，如前文已提到的李昉、李至《二李唱和集》，还有淳化二年（991）十二月，翰林学士承旨苏易简、梁周翰、杨徽之等十余人“观御飞白书‘玉堂之署’四字并三体书诗石”^①后各赋诗以记其事，宰相李昉、张齐贤，参知政事贾黄中、李沆等亦赋诗与苏易简等相赠答，宋太宗命编为《禁林宴会集》的唱和诗集等。可见，北宋初年的诗坛所流行的“白体诗”是形式上的唱和以及风格上的娴熟浅切。元白唱和、刘白唱和是切磋诗艺，休闲解颐，正适宜宋初国家统一，政局安定，经济逐步巩固的社会局面；白居易诗歌的浅近随意、不求典实的特点又非常适合休闲唱和，临场发挥。所以，宋初蔚为风尚的“白体诗”，正是有着白居易浅切特点的唱和诗，而这也是宋初“白体诗”的重要内涵。

^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二，前引书，第727页。

第二节 “白体诗”的形成演变过程

“白体诗”顾名思义就是白居易诗体，但唱和诗只是白居易诗歌的一部分，那么北宋初期诗坛所宗之“白体诗”为何只承袭了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唱和互递、酬答往来的诗歌呢？文学有一定的继承性，一代诗风是不会孤立存在的。宋初诗坛的“白体诗”以浅切圆熟的语言写作唱和诗的情况也不是陡然出现在初宋，而是上承中唐的白居易经过晚唐五代的流变逐渐形成的，有着其形成和演变的过程。

一、从“元和体”到“白体”

白居易的创作随着人生经历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在将自己的诗歌结集成册时，他把这些诗分为了“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以及“杂律诗”。虽然他在后期大量写作杂律诗，与元稹、刘禹锡等以诗相和，有数量可观的唱酬诗，并结集为《元白唱和集》以及《刘白唱和集》，但是据《新唐书·白居易传》记载，他自己最为满意的还是前期写作的讽谕诗和闲适诗。“世人所爱惟杂律诗，彼所重，我所轻。至讽谕意激而言质，闲适思澹而辞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①白居易自己看重的是《新乐府》《秦中吟》之类的讽谕之作以及闲适诗，但是时人所喜爱的，却是他最不看重的杂律诗。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也说：

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之名，多以诗章相赠答。会予谴掾

^①（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九，《白居易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305页。